

有鸡尾酒，为什么就没有鸡尾茶呢？我一直这么想。茶本性情事。且解渴。但时下喝得越来越装了，动辄“唐风宋韵”的，都快喝成了教条，就不好玩了，曾应邀去过几个场所，据说完全复原了唐宋茶艺，一道道的仪程，一道道的演示，那个繁琐劲，等她们秀完了，我抬脚走了。

说是为了表示对茶道的敬意，必须走程序。问题是茶本性情事，光顾“程序正义”，岂不成了司法研讨？

当然，忙里喝茶，难免造次。旅途中的茶，解渴而已；办公室的茶，驱乏而已；茶室里的茶，助谈而已；朋友家的茶，礼节而已。

是故真品茶还是独处的好，净水沏一壶，静静心，闻香，辨味，舍此即便在寺庙叙茶，也不免有点“装”，装得很“禅”、很恬淡的样子。

当然，独处就会遐想，有鸡尾酒，为什么就没有“鸡尾茶”呢。

狮峰龙井的地位无可撼动。但我的舌尖对它不敏。彼乃茶中屈原，清则清也，惜乎失之寡淡，猬介自高，孤芳自赏，世人有多少在乎的呢，若仅仅牛饮解渴，真是“淡如水”了，赏龙井须得清静时，摒弃杂念，细细闻慢慢啜，方能体会它幽兰一样或栗子一样的王者香，一缕一缕，时隐时现，好墨好砚好诗好女子都是这样的，东坡说，从来佳茗似佳人。

但因为浮躁，喝着，老觉得淡，当天泡的，第三泡就想弃了，有一次觉得可惜，便滗出茶汁，注入新泡的“涌溪火青”——那是皖南名茶，司马迁的气质，瑰丽奇绝，香高味厚，不想一旦掺入了龙井，味道立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“火青”的火气突然减轻了，柔顺了，这个变化于我，不亚于瓦特的顿悟：茶，为什么不能“混搭”着鸡尾一下呢？！

龙井掺火青，屈平遇马迁，浓淡相宜，纤脉互补，勾兑而喝，妙不可言。

我有个感觉，茶一过江便“酪”，便“苦”。虽然耐冲耐泡，醒脑甚好，但过于威猛肃杀，比如六安瓜片、信阳毛尖，山东的崂山绿、日照青，连云港的“花果山云雾茶”——既酪又苦，即令“香”，也是杏眼圆睁，柳眉倒竖的

香，是女汉子，是刀马旦，是梁红玉，是刘备的老婆孙尚香，有人喜欢，我看到是怕的，而江南的茶呢大抵如吴门才子，淡雅斯文，开化龙顶与老竹大方就是谦谦君子，“嫌味淡，就掺北”，瓜片搭龙顶，老竹配崂绿，不苦了，不酪了，不淡了，每每喝得我啧啧称赞，天工开物，人设格致，勾兑一下，多好。

渐渐地，红茶也和绿茶鸡尾了。红茶一经发酵大都有“油腻”之嫌，沉稳、世故而暖味敦厚，滇红中有一种叫“晒红”的，特别醇厚，其浓郁的果香每每令人陶醉，遗憾的是“不鲜”。“香而不鲜”乃所有红茶的通病。为此我请出鲜爽第一的“安吉白茶”，一兑，“晒红”马上点了味精似的，鲜香满口。这样的调式可以类推，安徽茶中“太平猴魁”最鲜，体格魁梧且具兰花香，我目其为颜真卿，用它点了“茶中李煜”金骏眉，同样鲜香满口，某日还加了生普“金圣叹”，三贤相揖，茶分三色：一、猴魁最清；二、生普次之；三、金骏眉最沉郁，托底。缓缓入口，细细品之，心里还在得意，有鸡尾酒，为什么就没有鸡尾茶呢？

朋友号茶痴，从杭州来电揶揄，说这种喝法是“没格局”，茶，应守原香，混喝是“夺其原香”，野蛮。我直接怼她是强迫症。说得雅，转益多味有真趣。说得俗，麻将还分清混碰呢？怎么就“没格局”了？原香原味并非神圣不可侵犯。最顶级的美味和香水，一定是材质“复合”的结果。

唐人煎茶普遍用姜，还加盐，更有撒葱而去昏，加梅而驱倦呢，放在今天岂不大惊小怪？唐人还有莲花茶，日初出，置茶叶于莲花蕊，取其香；有梅花茶，置茶叶于梅花蕊，取其香。这叫“花点茶”，原香何在？宋朝读书人研碎核桃与松子而入茶的，非常普遍。苏东坡上好的茶叶被太太按时俗放入了姜、盐，东坡也不以为意，说：“人生所遇无可，南北嗜好知谁贤。”史载孝钦后饮茶，喜欢加入金银花，而唐德宗呢，喜欢在茶内加酥酪与胡椒，非常的“洋派”，他的贤相李泌还为之赋诗“旋末翻成碧玉池，添酥散作琉璃眼”，然则他们都是“没格局”之人吗？

我同样喜欢“原香原味”。但原香原味并非神圣不可侵犯。喝茶而偶尔“鸡尾”一下妙趣无穷，君盍不一试？

今天我值班

郑清心

言和，肩并肩一起买菜去了。

傍晚6点，垃圾投放的第二个时段开始了，来投放的人比白天多得多。一位老伯拿着一只装有食物的盒子要往干垃圾桶里扔，我赶忙接过来看，噢，原来是粽叶，“老伯伯，你真棒！”我竖起了大拇指，老伯笑道：“我天天看报纸的！”

夜色渐浓，临近投放结束的时候，来了一对母子，那小男孩直对着妈妈

嚷嚷：你不可反悔，你要守信！原来母子俩在为一只破损的橡胶鸭子打赌。

听到我们说橡胶制品是可回收物时，小男孩高兴得蹦了起来，他赢了，明天妈妈得带他去观看新上映的动画片。男孩说，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

的选择不会错，因为在幼儿园里已经玩过好多遍垃圾分类的游戏了。他妈妈在一旁悄悄告诉我，她是故意跟儿子反着说，是为了提升孩子的兴趣，让



7月1日，上海正式实施垃圾分类，作为一名宣传指导垃圾分类的志愿者，我一清早就和同伴们一起来到了岗位上。

7点钟不到，垃圾投放点迎来了第一位投放者。这是一位上班族，行色匆匆，还没到跟前，就举起袋子大声道：干垃圾，干垃圾！看着小伙子那个认真劲，我们志愿者都笑了。接着来了几位老妈妈，她们手里没拎垃圾袋，却一个个地凑到垃圾桶跟前看外看，“噢，这只咖啡色是摆湿的；这只黑的是摆干的……”原来她们刚打完太极拳，是来“探营”的。

7点半过后，来投垃圾的居民渐渐多了起来，好多人投好后也不马上离开，三五成群地讨论起干湿垃圾怎么分。有两位先生很逗，为“肉骨头”的归属争得面红耳赤，最后请我们志愿者当裁判，听到正确答案后，两人握手



七夕会

海市民惊喜不已，尽情享受这些露天域外音乐会的乐趣。

那是一个美国乐队的演出现场，台前挤满了热情观众，我驻足在舞台左侧，边观赏演出边留意捕捉最佳场景；在特定的演出现场，我心无旁骛地观察，留意每个演员的肢体语言，当我看

为早稻的收割晚稻的插秧做准备的时候。即便已黑魇魇，但田野里尽是农民劳作的身影。而屁孩的我们也正打着赤脚，背着草篮牵着牛羊回家。任湿漉漉的头发粘着脑门，走走停停，一路“呜呜”地吹着芦笛。一直要听到哪家的爷爷奶奶在喊吃饭，才加紧脚步。哪有现在五点就能吃上饭的？

寂静的原乡

汤朔梅

土地基本上集中在大农户手里，耕种收割都由机械完成，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。这是发展的趋势。如今，年轻人都离开了乡村，四十岁以下的几乎都不会种地，甚者不辨菽麦。剩下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，对于这

片他们折腾了一辈子也折磨了他们一辈子的土地，有诸多割舍不下的酸甜苦辣。正因为如此，当年才含辛茹苦地让儿女读书，以便有朝一日出离农村。但二三十年过去后，如今落下的只是他们的晚年，只能留守在这片纠结的土地上，盼望着儿女常回家看看。既欣慰又无奈。

土地都被收购了。老农民都有了锁保。那是史无前例的好事。但农民闲着了骨头会生锈，饥饿的经历更使他们见不得有一片荒地。于是就种四季蔬果，把那些坑坑洼洼打扮得如小家碧玉。

梅雨的眷顾，使得玉米、番茄、茄子、青椒压弯了茎秆。那都是自然生长的时鲜货，城里人喜欢。于是趁天黑前带着雨露摘下来，明天一早去街市换些零钱，滋润日子。

夹岸的穀树、楝树、桑树，抑或还夹杂着山毛榉、朴树，在梅雨缠绵下疯疯地生长，似想与对岸的树们牵手，几乎罩住了大半条河。河吸纳了汇集拢来的雨水，黄黄的，长得很臃肿。村上那个老渔工，正哼着小调开着麦约船去下网。骤雨初歇的西天，露出绮丽的晚霞。一大片一大片的林地间，呼晴的鸪声四起。无数的宿鸟晚归投林，它们间有拉不完的家常，谈不完的新鲜见闻。特别是有很多白鸪、苍鹭，常常栖息在林梢，也不怎么飞翔。还有一种灰色的大鸟，看似倒挂在树上的，像雕像般一动不动。有经验的老人说，那是些老迈的鸟，现在环境好了，它们是鸟在这里安度晚年的。也有一些雏鸟从树

拾金不昧是一种美德，这是为社会所公认的。首先，坊间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：如果你掉的钱包内有钱的话，拾到者会把钱留下，再把钱包寄回失主；反之，如果没有钱，失主就什么也不会收回，钱包里的身份证件、重要物件就付诸东流了。

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对还是不对，它提示了两点：首先，金钱具有诱惑力；再则，当一己之贪欲得到满足后，尚未完全泯灭替失主着想一下。

最近有人做了一个研究，为时3年，旨在测试人们在受到金钱诱惑时，表现是否诚实。这个研究经过精心策划，研究者准备了17303个钱包，内有一个透明的框放3张名片，印有“失者”的电邮地址，“失者”的姓名都是很“大路”、很常见的，如俄国人叫季米特里伊凡诺夫，美国人用布莱特米勒等，为了确保拾到者联系“失者”本人而不是其雇主，“失者”的职业一律标明是自由职业软件工程师。

钱包内还放入一把钥匙，一张去超市的购物清单写着牛奶、面包、香蕉等。一些钱包内不放钱，一些则放入13.45美元或相当于此金额的本地货币。研究人员在邮局、旅馆、银行等场所的接待处随机把钱包给别人，称：“我在街的拐角处捡到个，我有急事要赶路，请你照顾一下这个钱包……”

上述情景在世界各地（南极洲除外）的355个城市“上演”。统计结果显示：40%的拿到没有钱的钱包者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“失主”，而拿到有钱的联系“失主”比例要高，达到51%。

研究人员为这一结果惊喜，也有一点意外。他们选择3个国家（波兰、英国和美国）重复做上述测试，把含钱的钱包的金额增加到94.15美元。结果更为明显，更多的人通过电邮联络以归还钱包。具体如下：94.15美元的钱包归还率是72%，13.45美元归还率是61%，而没有钱的钱包的归还率是46%。

研究者考虑了可能影响上述结果的各种因素，如拿到钱包者的性别、年龄、拿到时态度是否友好，是否很匆忙、他们是否有电脑，发邮件是否容易等等，还注意到拿到钱包时是否有同伴在侧，周边是否有探头等。经过分析、剔除，结论是上述因素对归还率没有影响。

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呢？研究人员认为：人们厌恶把自己放在一个窃贼的位置，人们也情不自禁地考虑到失主的利益，有较多钱的钱包更能刺激人的贪欲，但是，贪欲、不诚信行为的心理代价也是成正比而增加的，这就可以解释当钱包的钱增加时，有更多的人会自律，主动和“失主”联络。

那么，为什么没有钱的钱包归还率反而低呢？有一种解释是如果拿到一个空钱包而不报告，人们不会觉得这是偷窃行为。非常有趣的是，对于文章开头时提到的坊间流传的说法，这项研究也作了探讨。

研究者安排收到邮件的“失主”回复给报告者，说是自己已经离开了该城市，报告者可把钱留下，或者捐给慈善机构。他们选择了两个欧洲国家做这项研究：一个是瑞士，普遍认为是贪腐行为最少的国家，另一个国家恰恰是另一个极端。结果是所有的钱包和钱都完璧归赵，有的少了一些零头，显然是交寄过程中意外失落的。

一位专门从事实验室研究“人的诚实”的专家认为：人们看重为人不贪，关注自我形象不受损害，他们认为拿了钱归还钱包甚至于比什么都不还更可耻。

林中飞起，像是精力过剩，在天光里盘旋、嬉戏。

我的目光徘徊在熟悉的原野。路旁，狗尾巴草、小飞蓬、红蓼、地肤和无数叫不上名字的野草，一改摇曳的姿态，像是在品味夏日片刻的宁静。那是我的故乡吗？这里埋葬着我的祖先，他们和村里的同辈人都留在了那里。他们的魂魄佑着故



土，滋润了生生不息的庄稼、花草。

四野里阒无一人，也没有风。只有无边绿色伴随着蚯蚓的晚唱和四起的蛙鸣。

到一位黑人爵士鼓手满头大汗的投入表情，立马将这个瞬间记录下来。

就像文学中的排比句一样，重复的手法可以给人留下印象，这张照片通过二次

曝光的运用，实焦拍摄，将一个鼓手的一个场景二次叠加融合在同一个画面中；第二次曝光，将镜头稍稍向左偏移，迅速按下快门，画面有静有动产生迷幻的效果。

上海的夏天真热闹，一年一度的“夏至音乐日”已经举办十周年了，一场免费开放的音乐饕餮重在惠民，但愿上海的夏天再热闹一些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